

主 编◇柳聂聂 陈平

新概念

文学青春书系

“最富才情女作家”张悦然

“少年沈从文”李傻傻

先锋作家蒋峰

纯情文学玉女麻宁

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者

《萌芽》《美文》等杂志核心作者

磨刀新作，独家出版！

青春中的 Wild Flowers In Blossom 落落野花

周国平
作序推荐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概念·文学青春书系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Wild Flowers In Blosso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柳聂聂,陈平主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新概念文学青春书系)

ISBN.7-5613-3121-5

I. 青… II. ①柳…②陈…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0086 号

图书代号:SK4N1039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主 编:柳聂聂/陈 平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杨 珊

装帧设计:OPEN 工作社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2.5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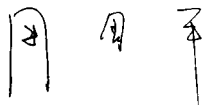
ISBN 7-5613-3121-5/I·336

定 价:40.00 元(全二册)

序

为《新概念·文学青春书系》写

青春不等于文学



时下流行青春文学。韩寒和郭敬明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畅销奇迹，新概念作文大赛顿时成为耀眼的品牌，小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各地破土而出。

青春拥有许多权利，文学梦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不得不说，青春与文学是两回事。文学对年龄中立，它不问是青春还是金秋，只问是不是文学。在文学的国度里，青春、美女、海归、行走都没有特权，而人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问你会不会拉提琴，如果你回答也许会，但还没有试过，谁都知道你是在开玩笑。然而，问你会不会写作，如果你作同样的回答，你自己和听的人就都会觉得你是严肃的。指出这一点的是托尔斯泰，他就此议论道：任何人都能听出一个没有学过提琴的人拉出的音有多难听，但要区分胡写和真正

的文学作品却须有相当的鉴别力。

我读过一些青春写手的文字，总的感觉是空洞、虚假而雷同。有两类青春模式。一是时尚，背景中少不了咖啡厅、酒吧、摇滚，内容大抵是臆想的爱情，从朦胧恋、闪电恋、单恋、失恋到多角恋、畸恋，由于其描写的苍白和不真实，读者不难发现，这一切恋归根到底只是自恋而已。另一是装酷，夸张地显示叛逆姿态，或者刻意地编造惊世骇俗情节。文字则漫无节制，充斥着没有意义的句子，找不到海明威所说的那种“真实的句子”。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没有实质的情调，没有内涵的想象，对虚构和臆造的混淆，一句话，对文学的彻底误解。所有这些东西与今日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相去甚远，与作者们的真实生活更相去甚远，因为作者们虽然拥有青春，也仍然只是普通人罢了。也是托尔斯泰说的：在平庸和矫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那是惟一的正道，而矫情比平庸更可怕。据我看，矫情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于它是平庸却偏要冒充独特，因而是老实的平庸。

所以，我是带着先入之见翻开这部青春文学的选编的。然而，开篇李傻傻的自白让我眼睛一亮。“写作首先是一个动词，其次才是一个名词。”这句话使我相信，他没有误解文学，他知道文学存在于创造的过程中，而不是一枚证明身份的标签，或一张可望中奖的彩票。他决心写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感叹道：“这本来是一片广阔天地，但是现在成了新天地。”有了这个共识，我就有勇气往下读了，高兴地发现了一些合乎我的文学概念的作品，比如张悦然的《吉诺的跳马》，李傻傻的《到楼观台》，楚玳的《我的刀子》，袁帅的《西门庆》，施奇平的《穴鸟》，钱好的《对面》。我只是举例，当然还有别的不错的，但也有一些青春模式化的东西。我喜欢的作品，共同之处是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在这片土壤上面，奇思、异想、幽默、荒诞才不是纸做的假花。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文字功夫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锤炼的。因此，我主张写自己真正熟悉的题材，自己确实体验到的东西，不怕

细小,但一定要真实。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到一定的程度,就能从容对付大的题材了。

世上没有青春文学,只有文学。文学有自己的传统和尺度,二者皆由仍然活在传统中的大师构成。对于今天从事写作的人,人们通过其作品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他是受过大师的熏陶,还是对传统全然无知无畏。如果你真喜欢文学,而不只是赶一赶时髦,我建议你记住海明威的话。海明威说他只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作家多数并不存在,他们的名声是批评家制造出来的”。今日的批评家制造出了青春文学,而我相信,真正能成大器的必是那些跳出了这个范畴的人,他们不以别的青春写手为对手,而是以心目中的大师为对手,不计成败地走在自己的写作之路上。

2004年11月1日

目 录

张悦然

新概念作文大赛▷组一等奖,「新概念作家」最突出代表人物之一。

吉诺的跳马.....

2

麻宁

小作家。第五届新概念一等奖,文学新秀。

静 吟.....

36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47

邮 差.....

51

桂圆爱情.....

56

关于薛宝钗落选才人之我见.....

60

岑孟棒

小作家。《萌芽》知名作者。

第七种武器.....

67

家有仙狗.....

73

小的时候.....

81

白雪 小作家。第五届新概念一等奖。

五月裂帛····· 87

挫骨扬灰····· 99

江磊 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分裂之一····· 138

分裂之二····· 143

分裂之三····· 148

施奇平 2002年获得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A组一等奖。

一封来历不明的信和蕾····· 151

穴 鸟····· 161

迷失在太阳城堡中的精神国王····· 167

——About《太阳城》和康帕内拉·····

蒋峰 小作家。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葬礼 171

袁鸿杰 文学新秀，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A组一等奖。

逐日 180

爱情故事 2003 188

卡卡夜奔 193

出门 196

谭少亮 文学新秀，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佛手柑 200

王文俊的蓝诺咖啡 220

谢玉凤 文学新秀，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一杯茶的时间 228

陈培锋 文学新秀，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下一个路口	237
小微为什么和我分手	245
我思念的城市	248

牛璟

文学新秀。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春意阑珊	261
阴天	269
跳房子	275

吴昕晟

文学新秀。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未来的女孩	285
Memory	307

赵鹏

文学新秀。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你是东邪，你是西毒，你不是你自己	320
生命中可否承受一场花火	328
西风不识心——高考前的无谓行走	332



王晓虹

文学新秀·第五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向左走·向右走·····

337

灰色奔走·····

341

石器时代·····

345

乞丐·····

348

钱好

文学新锐·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对面·····

352

稻草誓言·····

361

淡色花·····

369

冰蓝色·····

377

教室的墙壁·····

384



张悦然

新概念作文大赛 A 组一等奖获得者，“新概念作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1982 年出生于山东济南，2001 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后考入山东大学英语、法律双学位班，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理科。其作《陶之陨》、《黑猫不睡》等作品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2002 年被《萌芽》网站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家”。

“爱和人的关系也许就像鞭子和被抽起来的陀螺，它令它动了，它却也令它疼了。别去看它在那里疼，你们要和我一样，都闭上眼睛，只静静去听那飕飕的风声，那是鞭子和陀螺在一起唱歌。”



吉诺的跳马

1

他再次回到 B 城是因为她的脸。他再次想起了她的脸，在他无法翻越的梦境里，她的脸就像一片波光滟涟的湖面，由远及近地荡了过来。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脸宛如一块没有皱痕的锦缎手帕一般，闪烁着金丝银丝一样明绰绰的辉光。这像是一条通向无可知的遥远的大路，在他的面前再度展开。他伸出手。

他熟悉那脸上的表情，尽管他一再想忽略或者视而不见。那是向他求助的表情，继而变成一片声声断断的倾诉。梦里开始幽幽地飘下梧桐树开出的紫色花，宛然还是四月的校园，他甚至看到了瘦锥的鸟，像是她曾叠过的纸鹤一样在那张脸的前面一飞而过。

他越发地明白，这张脸已经衍变成一面背景，一面适用于所有

梦境的背景。在它的前面，可以是校园，梧桐树，鸟或者其他一切有着那段时光标记的事物。这些都像一出出戏，在那张脸的背景下上演，所以注定它们都被打上了哀伤和求救的符号，像总是要横亘到他面前的眼睛，和他四目绝望地对视。

她还是十七岁时粉生生的面容，桃花颜色，眼瞳里装着深静的琥珀。她因为太久和他疏离而变得有点生硬，淡淡地说，你是不是应当来看看我了？

她又哀怨地命令道，你要回来，来看看我。

他僵直地站立在那里，好像再次是从前那个因着爱情到来欢喜激动的少年。他因为那一生只来过一次的爱情，流出了眼泪。

2

女孩吉诺是在体育课上发现陌生的男人正在隔着学校操场的霉绿色铁网盯着她看。她侧了侧眼睛，然后继续广播操动作，告诉自己要保持平静。

周二上午第三节是体育课，她的班级被分成四排在篮球场上练习广播体操。这是每学期运动会开始前一周的必然会做的准备，在每个春天秋天里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令吉诺感到非常厌倦。虽然才是秋天，风却开始有小刺儿一样的扎得人十分难受，吉诺晃了晃头，把落在头上的半截梧桐树上落下来的小枝甩了下来。

她因为个子矮小而站在第一排，因为直接面向体育老师站着，她不能太偷懒，不然惩罚会是一个下午都留在操场上做操。所以尽管她十分厌恶，却仍是尽力把手抬高，把动作做得充分。在做第七节转体运动的时候，她蓦地发现有个男人冷飕飕的目光穿过操场的铁网直射过来。那像箭一样飞过来的目光里，她好像听到了羽毛和空气摩擦出的刷刷的声音。她迟疑了一下，正要上举的手臂悬在空中停顿了几秒。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抬起手臂的时候会露出一小段腰肢，这让她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她转念又想，怎么能知道他在看



的就是她呢，那么多的同学。

但是她很快发现，当练习结束，队伍解散之后，那双眼睛却一直都没有离开她。她和四个女孩开始玩排球，她装作不经意地侧了一下脸，她看到男人还站在刚才的位置，目光穿行而至，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物，然后它像是太阳下的一块阴翳的光斑一样贴在她的身上。

排球再飞过来的时候她没有很卖力气地跳起来，因为那样会再次露出一大段的腰肢。

她变得有点六神无主，几次飞过来的排球都没有接。她在几个女孩开始怀疑她和抱怨之前开口说，她感到有点头晕，想去一旁休息一下。说着她指了指小腹，那几个女孩知道她的意思是例假来了。于是都同情地点点头。吉诺退到了几个女孩子围成的圈子之外。她站在那里，眼睛立刻向着陌生男人的方向看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而男人的表情根本无法看清，他动作的幅度也微乎其微。可是那个时候吉诺却十分肯定，那个男人抬起一只手，放在胸口高的位置，向身体内的方向勾了一下，像是在示意她走过来。她心里还在犹豫，一只脚却已经向着他的方向抬了起来。

吉诺迎着男人的目光，心怦怦地跳得厉害，迈着比平日里慢下很多的步子，走到篮球场的铁栏杆前。她是面对着他走过来的，却不怎么敢抬起头看他。她在离他还有三五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站定了，微微地抬起头来，有点迷惑地看着男人，像是问他：你是在叫我过来吗？

女孩吉诺穿着一件圆形娃娃领的玫红色开身毛衫和一条相当普通的深蓝色牛仔裤。她偏爱玫红色因为这会衬得她原本雪白的肤色更加光洁，当然，她也没有更多的选择，除却校服之外她一共有三件秋天穿的衣服，出于对玫红色的偏爱使她几乎在整个秋天里都穿着这件玫红色的毛衫，天气太冷了也只是在里面多套件衣服。因为身材矮小，她脚上的淡雪青色和白色相间的运动鞋有点像童鞋，十分可爱。她梳着两条刚刚蹭到肩膀的小辫子，绑头发的皮筋也是

艳艳的玫瑰红色。她的头有点超出比例的大，而身体平而单薄，尚没有开始发育的样子，说她已经是读高中的女孩肯定没有人会相信。

男人端详着她的脸，仿佛想要从她的脸上找到一些熟悉的东西。她有一张尖尖下巴的小脸，额头有点高，眼窝很深。这使她的脸有十分分明的骨骼层次，几乎没什么肉，苍白得好像深冬的天气里整夜都冻在外面的蔬菜。鼻子有点塌，上面起了一层淡褐色的小雀斑。如果她皱起鼻子，小雀斑们会像一片来自四面涌来的鸟儿一样洒落在一起。他觉得她的面相并不熟悉，倒是神色很像他的一个故人。

男人没有搭话，虽然他明白她走近的意思，她应该对他充满宽容的好奇，她想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先开口对她说话。这是一件有些趣味的事情，尤其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女孩来说，当发现有个陌生的男子在不远处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她感到了一种凛冽如酒精般的冰凉液体注入身体里，她有种嚓的一下被火柴点燃的兴奋。

这是北方的秋天。校园里种的是平淡无奇的梧桐树，空有的高大，却毫无风情可言，照旧只是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例行公事地戴上藏红色的头发。而这一花招，就像是已经无法再换得小孩子信任和欢乐的把戏，在这一季已经可以完全被忽略了。吉诺在这一刻之前其实并没有深深地研究过她过的生活。她觉得那就像是碰就会迸出水来的阀门，她一直能做的也只有不动声色地看着它，即便觉得它生得像是一颗毒瘤一般令人厌恶，也不敢轻易动它。相对的平静有时候是十分可贵的。她这样想。但是这一切在她发现这个男人，并且走向他的时候，都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她这一刻站在这里面向一个陌生男人，身后是热闹的排球场和玩耍的女伴，忽然之间感到了一种哀怨。

这种哀怨就像忽然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脸，却并不急着去护痛



处，只是木木地站着，思味着自己所有的苦痛，然后就感到那苦痛越来越多地飞过来，涌过来，像是一时间密密麻麻回巢的蜜蜂。于是就生生地心疼自己，几乎要掉下眼泪来。她为什么会如此她自己也不清楚。也许只是在太多的日子里她都显得过于平凡，日子过于平淡，像是总忘记化点淡妆再出门的潦草女子，蓬头垢面地虚度每日。多可耻。她一遍一遍提醒自己，她在一个最好的年龄里，她一定要让它有点不同。

“连一个美好的梦也没有。”她常常自嘲地对自己说，那种绝望像是酷寒天气里的漫天纷飞的雪花钻进脖子里一样，一丝一丝的刺得她生生地疼。

她现在站在他的面前，隔着三五米，看见的男人是络腮胡子，双眼皮的眼睛很深很大，他肤色黝黑，虽然开始歇顶脸上却没有几条皱纹。这个男人超过了三十岁，她只能这样粗略地估测，因为男人的年龄一旦超过三十岁就仿佛逾越了她可以猜度的界限，她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评估了。男人穿着一件领子上三颗扣子都没了的墨绿色毛衣，身下是洗花了的条绒灰裤。他的皮鞋上有泥水，因为没有下雨附近也只有柏油马路，她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是，他或者是个花匠也说不定。其实她是个骨子里溢满了浪漫气息的姑娘，爱情小说里在花园里种下海潮般声势浩大的玫瑰花的花匠一直在她的小脑袋里翻波腾涌，而不经意出现的陌生人或者忽然之间就会领着一匹上好毛色的白马笑盈盈地冲着她走过来。

而此刻她却十分担心这只是个误会——他并不是在看她或者他没有任何话要对她说。她猜想她的身后，那些女伴们已经发现她走了过来，她们一定在注视着，那种一大片一大片漫过来的目光已经像是巨大而有力的手掌似的推着她，所以她是不能退的。她如果就这么转身回去该是多么尴尬。她等待着，甚至开始用目光鼓励他，让他开口对她说话。